

January 1936

## 唐代的蠶蠻

Geen HE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[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1929](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)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---

### Recommended Citation

何格恩(1936)。唐代的蠶蠻。《嶺南學報》，5(2)，134-137檢自：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1929/vol5/iss2/4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5/iss2/4)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## 唐代的蠻蠻

何格恩

一個多月前我替嶺南學報寫了一篇蠻族的來源質疑。付郵後，陸續發見好些新材料，我的意見也有相當的修正；謹寫此篇，以補前稿之不及。

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六日格恩再識。

在初唐的時候，渝州（註一）葭萌（註二）梁鳳（註三）等州依然有蠻族的存在；可是日漸與漢族同化，所以在當時文人學士的紀載裏，也叫他們作「蠻人」。這和南北朝人士把他們叫作「蠻蠻」的心理，大不相同了。到了中唐以後，南詔崛起，為中國的大患。當時的人士，拿着深惡而痛絕的心理，往往罵他們作蠻蠻，如元稹所草的制書，（註四）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。同時嶺南的蠻蠻，也屢起變叛，所以也被罵為「蠻蠻」。（註五）這和北史周書把信州蠻叫作「蠻蠻」，是同一心理的。

註一：張說之集（卷二十五）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云：「……轉渝州長史。其從政也，反身以惠下，推誠以敬上；老吾老以施教，幼吾幼以子人。執其心也，何往不濟？故歷佐之邦，必僻陋知方，戍蠻變俗。……」

註二：張說之集卷十九故洛陽尉贈朝散大夫馬府君碑云：「……補巴西尉，內憂去職。……歸葭萌，江澄毀道，攀輿號慟，濫為之却。蠻人哀之，荷棧而濟。」按元和郡縣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，利州葭萌縣條云：「嘉陵江在縣城南。」這可見當時嘉陵江上有蠻人居住。

註三：通鑑卷二〇四唐紀二十垂拱四年：『太后欲發梁風巴獫，自雅州開山通道，出擊生羌，因襲吐蕃，』（舊唐書卷一九〇文苑中陳子昂傳所紀尤詳。）隨書卷二十九地理志梁州云：『……又有獫狁蠻，其居處風俗衣冠飲食，頗同於獠，而亦與蜀人相類，』這可見梁州在隋代已有蠻人；至唐初武后時，依然存在。

註四：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九劍南西川節度使下將士史憲等叙勳制云：『……蜀形勝之地也，南控蠻，西接戎。……』（亦見全唐文卷六四七）

註五：柳宗元河東先生集卷二十六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云：『……公與監軍使肅上賓，延羣傑，將校士吏咸次於位。卉裳芻衣，胡夷蠻蠻，雖許就列者千人以上。……』（亦見文苑英華卷八〇四）全唐文卷六四八元稹授王師魯等嶺南判官制云：『古稱南海為難理；蓋蠻獠狽之雜俗，有珠璣之奇貨。為吏者不能潔身，無以格物。』元氏長慶集卷四十八授崔方實試太子詹事制云：『勅容州兵馬使試中侍御史崔方實：蠻獠之間，有黃賊者；豨窟窟穴，代為侵攘，南人患之。』

唐末五代，中原多故，漢族南遷者日多；原日嶺南的蠻獠，受着政治和經濟的壓迫，逐漸放棄穴居野處的生活，而變為浮生江海上，「獫」字遂成為水上居蠻的特稱名詞了。到了北宋初年蠻民也有編戶輸課，和陸上居民一樣，才有獫戶的名稱，（註六）這就是明清以來一般人之所謂「蠻家」了。由是說來：嶺南的蠻族，未必和華陽國志所說的「獫」，或隋書的「巴獫」，有什麼關係。中國文人往往濫用典故，柳宗元韓愈元稹劉恂等有了北史周書的舊觀念，把嶺南不賓服的獠人叫作蠻。久而久之，成了習慣；後來陸上居民就把水上居蠻，不問來歷，通通叫作蠻族。（註七）宋人受了唐人文章的影響，往往把「蠻」二字，當作典故而濫用，如何恪祭竈齋記所說的「林蠻洞蠻」，（註八）葉適祭文昭文所說的「蠻浦蠻材」，（註九）都是很好的例証。如果不明白他們用典的來歷，以為在南宋的時候，江西的永新，浙江的永嘉，也有蠻族，便是很大的錯誤。

註六：宋樂史太平寰宇記（卷一五七）嶺南道—廣州新會縣。

註七：例加周去非嶺外代答（卷三）說：「廣州有獫一種，名虞。」

註八：敬鄉錄（卷十）何恪祭羅霄記說：『……永新爲吉之支邑，在大江之極西，介于湖湘嶺峽之間，去今行都幾二千里，府七百里，郡且二百里。……以予之迂且介，……踰壯四上，而卒就下科以進，流落于此，日與林巖洞壑處，殆又其勢所宜得也』。

註九：水心集（卷二十八）祭朱文昭文說：『……獨釣孤艇，蒼浦壘村。……』（曝書亭集（卷三十五）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亦引）

末了，把我近日讀唐詩偶然見到和蟹蟹有關的幾個名詞，也附帶說一說：

Ⅰ. 鮫人：文苑英華（卷二七一）岑參送楊瑗尉南海詩說：『縣樓重蜃氣，邑里雜鮫人。』太平御覽（卷七九〇南蠻）引張華，博物志說：『南海水有鮫人，水居如魚，不廢織績，其眼能泣珠。』（註十）同書卷八〇三也說：『鮫人從水出寓人家，積日賣絹將去，從主人索一器，泣而成珠，滿盤以與主人。』西晉的時候，中原人士對於嶺南的風土人物，還是十兩隔閡；道遠訛傳，遂有泣珠的故事，這是不足信的。大抵鮫人是善於沒海采珠的人，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說的合浦海中採珠的蟹戶相似。至於唐代南海是否尚有鮫人，抑或岑參濫用古典，則尙待考證。

註十：周心如輯粉欣閣叢書張華博物志卷二異人亦有此條。『水』字誤作『外』，『眼』字誤作『眼』。漢魏叢書真樸任昉述異記（卷下）說：『南海中有鮫人室，水居如魚，不廢織績，其眼能泣則出珠。』晉木虛海賦云：『天琛水怪，鮫人之室。』

Ⅱ. 白水郎：元氏長慶集（卷十七）送嶺南崔侍御詩說：『黃家賊用鐵刀利，白水郎行旱水稀。』太平寰宇記（卷一五七嶺南道一，廣州新會縣條）說：『蟹戶：縣所管生在江海，居於舟船，隨潮往來，捕魚爲業。若居平陸，死亡即多，似江東白水郎也。』按元稹嘗任官江東，未嘗到過嶺南；大概聽見人家說嶺南也有水上居民，便借用「白水郎」一名詞，可見當時還未有把水上居民叫作「蟹人」。

III. 龍戶：韓昌黎全集（卷十）送鄭尚書赴南海詩說：『衡時龍戶集，日上馬人來。』明情人的註釋都說：龍戶採珠戶也，南海亦謂之蠶戶。按此說不見於唐人的筆記，未悉有何根據？但蠶戶一名詞在唐代尚未成立，其謬誤不待辯。宋人的註釋多引錢易南部新書之說。按唐尉遲偓中朝故事說：『古有象龍氏。長安有象龍戶，觀水即知龍色目，有無悉知之。……』南部新書大概也從唐人筆記抄錄的。然而這祇可以證明唐代長安有龍戶，嶺南的龍戶是否和長安的龍戶一樣，則尙待續考。

編輯者： 嶺南學報編輯委員會

出版者： 私立嶺南大學

發行者： 嶺南大學圖書館(廣州康樂)

代售者： 北平景山書社(景山東街)

文奎堂(隆福寺街)

印刷者： 洛陽印務館(廣州惠福東路)

定價每冊大洋八角

中華郵政掛號認為新聞紙類